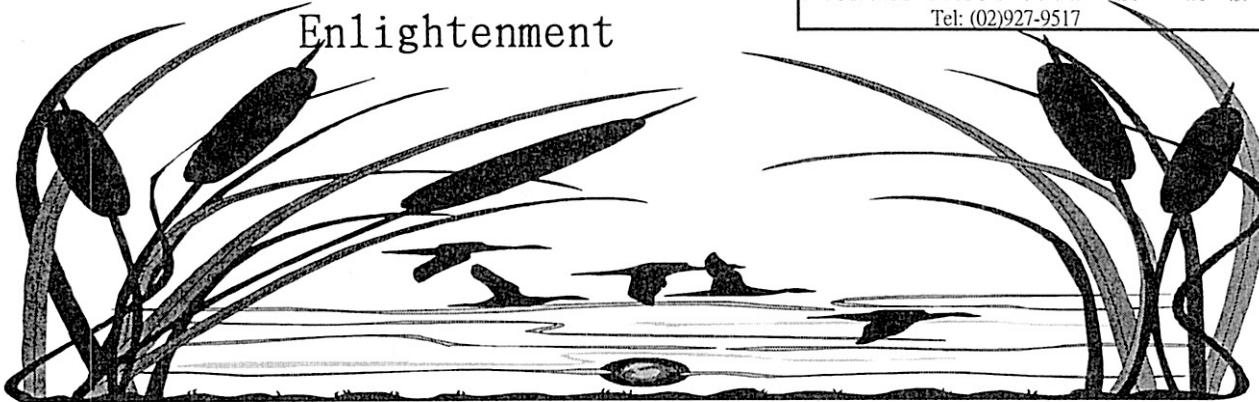


正覺之書

Enlightenment



發行人：印順導師基金會 Yin-Shun Foundation
發行處：28 Ashbrook Drive, Edison, NJ 08820
Tel: (908)381-9708 Fax: (908)381-9709
編 輯：正覺之音編輯組
19 Kingwood Road, Scarsdale, NY 10583
Tel: (914)472-7866 Fax: (914)725-6726
臺灣聯絡處：臺北永和中山路一段 127 號 6 樓
Tel: (02)927-9517

「度假」的意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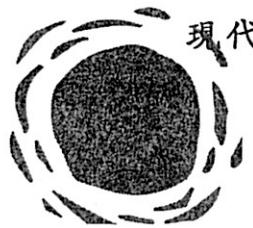
仁俊法師開示於佛法度假

一、學佛法，要理解最真實的意義，也要善於了解最假的意義。一般人都執著一個實在的我，因此他人讚歎我，我就歡喜，起了貪心；他人毀謗我，我就不高興，甚至發脾氣，起了瞋心。處世待人，如果能將這些看作只是一時的情緒，不計較他(她)，讚歎時不歡喜，則不起貪心；毀謗時不動意氣，則不起瞋惱，心就平靜了。所以真正懂得假的人，決不執著實我。從另一面說，惟有徹底地從智慧中了解了「假名」，才能真正從一切事相上(甚至遭大苦難時)禁得起考驗，為人的心才表現得極真實、熱切。

二、大家到廟裏來，見佛容易見人難，為什麼？見佛，從表面看是見佛相，這很容易，但是見人就不容易了，為什麼？一般人總是歡喜的見，不歡喜的不見，但是佛法學得心量大了，歡喜的固然要見，不歡喜的更要見。養成這樣的眼光、心境，才能生生世世見得佛也見得人，要不然，光是表面見佛，不能見人，將來不但不能見佛也不能見人，請諸位想想：我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？！

目錄

度假的意義——	仁俊法師	1
現代學佛者最最急需的一建心地道場 培身心道德	仁俊法師	2
世尊對頭陀行的看法(二)——	繼如法師	5
「我的宗教觀」導讀——	黃國達	7
我怎樣選擇了佛教——	印順導師	12
太虛大師「人生佛教」的貢獻——	韋琪	14
隨緣自在——	韋隱	19
瑣語代信通聲氣(一)——	仁俊法師	21
1997年佛法度假剪影——	編輯組	23
上期勘誤，捐款徵信，佛學獎助辦法——基金會		24



現代學佛者最最急需的一

建心地道場，培身心道德

仁俊法師

學佛，簡括說，學道。諸佛所覺，(因地)所行之道，本來是超時空而又遍於一切時空，沒有古今之別。從一切有情(本文專約人類說)續衍、洄漩中的生命洪流，察究、(諸佛菩薩的)覺知、見證：前前無始，後後無終。生命洪流無盡相續、擴展的(「癡」與「愛」)「緣起」律則，也是超時空而又遍於一切時空。釋迦佛從無上的徹覺中，發現此一生命緣起律則，將世(間)智(者)對生命緣起的種種戲論、葛藤，一舉而廓清之！

有情(人類)生命緣起的律則：「非佛作……亦非餘人作」，這便稱為「世間相當住」。修學而沒有進入無餘涅槃的有情，都多少或淺深的受到此常住相的制限、影響。具有宿因與現緣的有情，在諸佛菩薩或善知識的帶領、護提、迪逗中，對於世出世間的四諦因果，有番充分的、深確的體解、悟融，對於道的內涵，肯認、決了得不惑、不遷，淨信中的淨意與淨行，配應得不再脫節，則開始順向正道。不論共三乘的由世間悟入出世，或是大乘的不共--不離世間即是出世，都得先有這樣的開始。所以修學佛法最應致力處，就得深省有否這麼開始。



「淨意」(「淨心」)，是三世諸佛開示諸佛修行的惟一妙訣，修學者念念體持著這，應止的止到底，應作的作到頭，勤培「優勝」人身，攝取淨圓佛法，生生世世從淨圓佛法中，將人身操提得緊切堅牢，下足了嚴格的、銳猛的、艱鉅的功候，優勝的人身言行，一字一舉都不離開淨意的照驗；淨意成為供給身口的光力之源--永不昧劣，身口成為接受淨意的(有)機體之處--決不滯頓；如此的淨意與身口，身口與淨意，整合明貫得能拒情邪，能遣見謬，面目淨豁得出落的優勝人身，從此，就不再變(為異類--三惡道)形了。人性中對佛種(印象)的育護、成長，佛(法智)種中對人性的點醒、導發，從此，互應相感得綿密續聯，無間增長。佛法住世與有情得度，靠的就是這樣的能淨其意的成群、成力的學佛者。

學佛者的真行力與大(非一般神通的)通力，都是從自淨其意中培育出來，展擴開去的。精神界思路活動的通聯(總)網站、電波--意根，從意根發意識不但了知五識的所知，也能明確的分別過去未來及假實等一切。人類--我們假如能從明確的智擇中，察破、超絕了自性妄執，心念中久遠來的蒙昧直覺，則能頓時扭轉得捷向正覺。人生最可貴處--正覺。正道，乃為指引趣向正覺的主體與基軌。正道--由來已久的「覺化人道」為三世諸佛所必學、必知、必證的無上大道。這個道，蘊含、該攝著一切佛法。有情中人類獨具的特質、特能：能學道，能證道，能將道透過身心，又能從身心表現出

道來。所以，除了人的身心，佛法之道便沒有寄託或存在的餘地，由此，足見我們的責任多麼重大！

人類中唯一肯認人具有此特質的--釋迦佛，由於他能肯認惟有人有此特質，所以他因地中一發心，總是心心念念以踐道、覺道、現道為己任。以釋尊之志為己志的吾人，觀準、體循、印決此一肯認，一切都落實、也發趣於此，釋尊的真見地與淨作略，浸滲、發露於吾人身心中的，才會與他老人家鼻孔的呼吸相通哩！

道，成為自家渴求、健羨、瞻仰的無比要事，無上大事，一切為此而投入，為此而獻奉犧牲，「為法忘軀」的意誓、氣骨，不需要(再迫)發、激刺，不論有形或無形，念頭眼底都用得、見得；用得念頭無壅錮，見得眼底沒蒙蔽。日常體驗的不落俗套，非常中考驗的盡屬真道，佛法最極重視的--真實行，真實行在真道--正道的崇奉、堅荷得生死以之，安危為之；如此的以之、為之得不推脫、不營圖、不矜炫、不虛誑，才稱得上(行)道中人。

道行得成為自然願樂，道中體味到的一切，遣除了我我所的耽著、顧惜，「法重於命」的見地則莫可奪破。從此，就紮紮牢牢底於佛法中生根發力，成為法門的底樁、棟樑。最古老也是最光顯的坦途--道，一進入了這條道，行得去也回得來。大乘之道--菩提道，其力質與德能，最可貴處--於生死道中行得去也回得來，無量無邊的善根、福德與因緣，一一都從生死中植培、蓄儲、運施、發揮、頂承到圓充究竟。學大乘道，大乘道之所以成為菩薩的第一生命，化為曠濟普度的第一前線，將無限無數的眾生吸引、攝提得夠力夠德，發光發熱，

光熱得心肝與膽識，盡讓人察驗得腦豁神暢，眉飛色舞。就是由於耐得著生死苦，發得透菩提願。菩薩行能直學、直見諸佛本懷，直緣直顧(恤)眾生劇苦，總是把定著不戀生命、不怖生死、不徒(空混)生活，說的片言隻字、做的瑣事末節，一切都從真實道心中充充沛沛地流溢出來。心術正直，心地淳厚而心願堅壯的菩薩行者，對心念的察糾，心行的導警，莫不極其痛切、厲猛。而於人際中肆應與廣接的表徵，卻讓人體見到慈溫形象，而意象清廓。從清廓意象中流露出的種種業緣，無盡事相，總令人觸會著一片「淨心」--淨意人；觸會到菩薩的一片淨心，人際中受到這片永不磨滅的淨心感召、熏陶、效學，人間才有真淨化的希望。正法之幢的高豎、矗立，全憑菩薩的淨心墊底帶頭，足見淨心的重要性了。

菩薩心地的坐鎮、提撕、幹運者--菩提心，寢饋、語默中都與菩提心相觸、相見、相應的菩薩，一切都交給了、聽順著菩提心，過去的我我所心，完全被菩提心監管、調伏得不放浪、不竄喚、不出現，佛法中從容得恢恢廓廓，世法上恢廓得從從容容，如此的習以為常，行之成準，離卻了嚴重昧亂，內在就獲得安樂了。佛法中所說的「明心」，大致是這麼開始的。活在、做在這樣的開始中：念頭的佛法熟練、熟悉、熟絡得日日開通、處處點醒，獲得的「饒益」與「勝利」，呵絕了演飾的虛誑、巧黠，一般的客氣、神氣、俗氣、怪(僻)氣，代之而起的就是道氣、智(明之)氣、(超)逸氣、正氣了。佛法給與世間最淨極的光明--智慧，智觀淨化了內在的穢濁、罣礙，內在則成為無形的清淨道場，這個道場奠固、屹立得念頭直見，緣頭上觸不到我，關頭上持得著法，其內在所涵襯的威德與透達的力勢，端憑這個無形的道場支持著。

無所不在的道與無念不明的(智)法化合、契印得昭著顯豁，明地裏修爲的回捨得直直了了，暗地裏勦絕的透致得猛猛決決。情念上不牽就自己，見地上必仰瞻諸佛，智願上盡眷眾生；從仰瞻諸佛而了卻自己，導扶而拔提眾生，內在氣量就這樣澄廓了自我陰影，顯現的盡是諸佛與眾生。諸佛德相啓豁了自家心眼，眾生劇苦激發著自家行願，一切時處無形中體效得的的切切，體恤得熱熱沸沸，大乘菩提心內發、內驗與內致的，大體如是。

無形中若身若心，將佛法體思得無念不現，無處不見，身心不再與佛法相隔，佛法則化爲身心質素，這樣的身心則成爲法器，稱爲道場。行在這樣的道場，法光與法力照破了世俗心機，扮演露揚，善根就穩平堅決得摧撲不倒。佛法的修學與施爲：修學--無形中克治得絕情絕見，施爲--有形中(功德)掩露得不(自)讚、不(炫)誇。一味地從默默融融中細細照顧，懇懃體護。諸佛之道(三法印、八正道、六度、四攝等)的學知與習應，無形中忽視了這樣的照顧與體護，說的做的僅是一時的口頭風，濟甚麼事！

有形道場--安頓色身，無形道場--育證法身。前者固不可少，後者尤顯重要。即身心而又能淨化身心的無形道場，從素樸澹恬中體對得明正、久恆而深遠，有形道場中的一切云爲，不經意的便顯得夠平正充實。正道，畢竟須透過內心的體思、體現、身口所表達的，才有相當的力度與光度。修學所獲得的實行、效用、作用--光與力。透脫險黑及熱惱--光，拔濟劣惡及怯懦--力，這種光力的肇因--正法與淨心。正法--正道的別稱；悟了道的聖者，稱爲證得法身。三乘共的法身--戒定慧，都得從澄

清的心念中深持、深入，始能深深的消(惑業)通(法理)，所以，真淨而永恆的道場，首先建立在心地中。安住在無形的心地道場中，面對死活安危，佛法都顯現得明之又明，安之又安，身心與佛法，就這樣的融而爲一，佛法從身心上流續無已，這才是最堅實的道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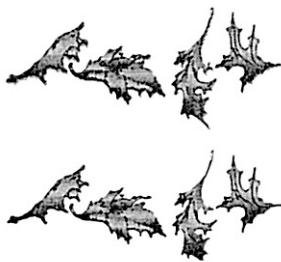
現代修學佛法的僧俗，要想真的從佛法中安身立命，從身心中建立佛法，成爲佛法種子，化爲世間光力，最最急需的正觀、正行：建心地道場，培身心道德：這！我們必須肯持著：心地道場建立得不偏不惑，有爲有守，爲得盡絕貪圖，守得脫卻痴倒，真道德才會從身口中表達出來。

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廿六日寫於華府佛教會



基金會預告 1998年佛法度假青少年營活動

- 英文爲主，營地活動並介紹佛法。
- 暫定春假期間在美東舉行。
- 積極籌劃中，歡迎課程建議。



世尊對頭陀行的看法(二)

繼如法師

上期闡明經典中所載頭陀行的重要性，此期介紹頭陀行的清淨功德和極端頭陀苦行的提倡者。

『清淨道論』中提到：「當知十三頭陀支的修行法適合於貪行人及癡行人。原因是受持頭陀支是一種苦的行道及嚴肅的生活，依苦的行道得止於貪，依嚴肅的生活得除放逸者的癡。然而受持阿練若住支和樹下住支亦適合於瞋行人，因為不和別人接觸而住可以止瞋。」這是頭陀行分別對治「三毒」的解釋。

大迦葉尊者是佛教中知名的頭陀行者。『雜含 1136 經』中世尊稱讚大迦葉尊者的兩種行儀作為規範，來教誡諸位僧眾。

(一) 大迦葉尊者凡遊行人間或入他家，常能覺照自他有如月譬住，亦如新學比丘之慚愧調伏諸高慢而御心控形。因此，待人接物、言談舉止總是不著、不縛、不染心。世尊稱歎他遊行人間或入他家時，對於他人所得的利益及所做的功德，就如同自己得到利益、做了功德一般地欣喜，絕無妒嫉想，也不自抬身價或貶抑他人。

(二) 世尊是法根、法眼、法依，弟子依佛依法清淨住，相互交往間，怎樣清淨為人說法呢？若為了宣揚自己及獲得利益而為人說法，名為不清淨說法。若為人說法時，正念世尊的正法、律，說出眾生沉溺老病死、憂悲惱苦的因由，令眾生離諸熾燃苦惱而緣自覺知地反觀自

照，正向涅槃，使眾生聽聞正法得法饒益，義饒益，長夜安樂。大迦葉尊者正是以此正法因緣，以慈心、悲心、哀愍心、欲令正法久住心而為人說法。

在大乘佛教中，經常傳說大迦葉尊者重頭陀行且不願為人說法。其實，大迦葉尊者不願主動為僧眾說法的原因，在於其本人對生命歷練的感悟。未出家前，他雖具足富貴，但性格清心寡欲，看出居家多煩惱，看透生老病死，正信當時流行非家出家學道的厭世思想，所以，一旦有緣遇會世尊等正覺的教化，就奉世尊為師，自稱為弟子。

有一回，世尊對大迦葉說：如來常教誡、教授諸僧眾，勸大迦葉也承擔教誡、教授僧眾的義務。大迦葉明白地說：僧眾份子良莠不齊，有的對諸善法無信敬之心，無精進、慚愧和智慧；有的貪欲、瞋恚、睡眠、掉舉、疑惑、身行傲慢，忿恨、失念、不定、無智，想使這些人心安住於善法，尚且不能，何況是增上善法呢？！如果為他們說法，他們將心生不喜，不能信受。反之，如果有大志的求道者，對於諸善法信心清淨，精進、慚愧、智慧、不貪、不恚，不睡眠、掉舉、疑惑，身不弊慢，心不染污，不忿、不恨、定心正念智慧，才能聽聞正法、律而不退沒。世尊聽了感慨萬分地說：僧眾中確有一些年少出家眾，不知、不見、不隨喜頭陀支的功德，不能領受少欲知足、修行遠離、精進正法、律方便住，乃至正念正定、智慧漏盡

成就。他們只爲了感得財利、衣被、飲食等資生物而攀緣富裕大勢者，如此的逢迎稱譽財勢是不如法義的惱苦聚集處。他們將是修道沙門中的大患，是梵行的沉溺者，是僧團的大映障！如是之人行惡不善法，現生煩惱熾燃，未來將受苦報，重受諸有生死、憂悲苦惱。(雜含 1139、1114、1144)

『中阿含』「未曾有法品薄拘羅經」中描述薄拘羅尊者八十年學道而得三達證的過程。薄拘羅尊者未出家前摯友來訪，由其彼此交談中，我們得知薄拘羅尊者精嚴的修道歷程和清高孤立的頭陀性格。經文中薄拘羅尊者答覆其友人：他於正法、律中，學道以來八十年中，

- (一) 不曾有欲想(世俗諸欲樂)
- (二) 持糞掃衣，不曾憶念受居士衣，不曾請人代勞做衣，縫補一縷。
- (三) 不曾憶念受居士請食，不曾超越乞食法，不曾從大眾乞食時，計較淨好極妙豐饒的飲食。
- (四) 不曾視女人面，不曾憶與比丘尼問好或共語。
- (五) 八十年學道中，不曾收受徒眾，也不會憶念爲信眾說法。
- (六) 學道以來，不曾有病，乃至少許頭痛，不曾憶念服用藥物。
- (七) 常結跏趺坐，八十年不曾倚壁、倚樹。

因此，在三日夜中得「三達證」--達到無學位，除盡愚闇，於「三事」通達無礙之智明。「三達證」「三事」是宿命智證明、生死智證明、漏盡證明。『大毘婆沙論』記載，宿命明見過去世而生厭離，天眼明見未來世而生厭離，漏盡明既已厭離，乃欣樂涅槃；此外，宿命明可斷除常見，天眼明可斷除斷見，漏盡明則斷

除此二邊而安住中道。

此外，佛弟子中，還有一位倡導不合佛法中道生活的極端頭陀苦行者--提婆達多。

世尊時代外道中流行極端苦行的生活，與佛陀同時代的尼犍親子，出於毗舍離王族，創建耆那教，特別偏重苦行的修道生活，直至今日，印度還有相當數量的耆那教徒。

世尊晚年遇到一些不幸的事件，其中之一是佛教中歷代廣爲相傳的教訓：提婆達多的叛教，分化僧團和合。提婆達多向佛陀索眾，欲求替代世尊領導僧眾，佛陀答之以法攝眾，不以領袖自居。提婆達多因此遊說部份比丘僧自立新宗教，標榜更精嚴的「頭陀五法」。『四分律』中記載：提婆達多以爲：「如來常稱說頭陀少欲知足樂出離者；我今有五法，亦是頭陀勝法，少欲知足樂出離者：盡形壽乞食，盡形壽著糞掃衣，盡形壽露坐，盡形壽不食酥鹽，盡形壽不食魚及肉。」

印順導師在『華雨集』第三集中評論此毫無變通盡形壽奉行頭陀苦行作法，不合佛法常道。導師說：眾生根性不等，如一定受五法，或行十二頭陀行，那只能適應少數人，反而障礙了多數人出家修學。

九七年十月廿二日寫於 St. Louis



1997年1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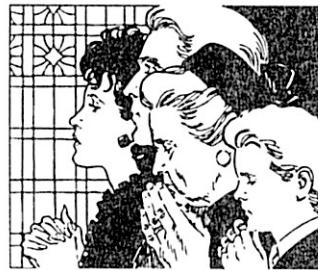
『我之宗教觀』導讀

每月一書

『我之宗教觀』導讀



人類在生存的過程中，有著種種的苦難，非人力所能克服，因此產生了宗教。現代的科技文明雖然進步，而人們在精神上的苦悶卻有增無減，因此許多知識分子開始探索宗教的領域，同時為了順應現代社會，許多新興宗教及傳統宗教的新興教派紛紛誕生，在這琳瑯滿目的宗教界中，讓人看得眼花撩亂，不知何去何從，導師的這本《我之宗教觀》，可以提供您一個較深且廣的視野，來瞭解這些宗教現象的真相。



宗教界的神祕經驗有其真實的一面

第一篇「我之宗教觀」以佛教的觀點作比較宗教的研究，以此來看宗教的價值和淺深的不同，這是本書最具代表性的一篇。分七方面來說明：

一、宗教之意義——自證・化他

導師說：依佛法的定義來解說，宗，指一種非常識的特殊經驗；有的稱之為神秘經驗。教，是把自己所有的特殊經驗，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，使他人了解、信受、奉行。

導師特別強調「反宗教及自以為非宗教

者，不能信解宗教的特殊經驗，以為只是胡說亂道，捏造欺人；或者是神經失常，幻覺錯覺。」「在宗教領域中，雖形形色色不同，都應看作宗教界的真實。即使有與事實不合的，也是增上慢----自以為如此，而不是妄語。如基督徒的見到耶穌，見到上帝，或上帝賜予聖靈等，他們大都是懇切而虔誠的。如佛教徒的悟證，以及禪定的境界，見到佛菩薩的慈光接引等，都是以真切的信願，經如法修持得來。這在宗教徒內心，是怎樣的純潔而真實，決非有意的謊言。唯物論者，斷滅論者，對於宗教缺乏信解的同情，以為決無此事。或者如古人說：『聖人以神道設教而民從之』。古代確有利用宗教，來利用人民，統治人民的事實，然而如以為宗教就是這些聖人造出來的，那是太錯誤了！」

有人誤以為導師只是佛學研究者，在這段話中對宗教經驗的肯定，可以明確地見到他真正是一位佛教的宗教師了吧！

宗教表現人類心目中的理想境界

二、宗教之本質——人類意欲的表現

導師認為：宗教的本質，是人類在環境中，表現著自己的意欲。例如外在的自然現象如雨，經自己意欲的投射而為雨神。而在自己身心現象，則希望開展光明面，例如「永恆的存在」，「完滿的福樂」，「絕對的自由」，「無瑕玷的純潔」。人類有達成此圓滿究竟的理想，

而以此為信仰的對象，希望自己以此為目標而求其實現。

宗教信仰表現著人類意欲，導師還舉例說：如日本人造佛像，每留有日本式的鬚髮。緬甸的佛像，人中短，活像緬甸人。而我國的造像，如彌勒的雍容肥碩，恰好是我國人心目中的理想型。而觀音菩薩為一般眾所信仰，逐漸的現出柔和慈忍的女相來。

從他力到自力

三、宗教之特性——順從・超脫

導師說：宗教有兩個特性：一、順從；二、超脫。人類在環境中，感覺外在的力量，異常強大。自己覺得對他毫無辦法，非服從他不可：如颶風、豪雨、地震、貧富壽夭，身心病痛。順從，可以得神的庇祐而安樂，否則會招來禍殃。雖說是順從，然而自己卻決不願如此。所以總希望將那拘縛自己，不得不順從的力量，設法去超脫他，實現自由，才是更為究竟的。

導師認為：宗教的特性，在乎從信順中趣向超脫。神教，大抵信順神力（祭祀力、咒力等），企圖在合於神的意旨中，得到神的喜悅、救濟，實現某一目標，或徹底的超脫。佛教，信順佛、法、僧。順從已得超脫者的指導；順從真理與道德。而從真理的解了體驗與道德的實踐中，完成自己的究竟解脫。所以，惟有佛教，才是徹底的把握宗教的本質，使他實現出來。

由於宗教的有此二大特性，雖一切宗教都具備這兩者，而從重點來說，宗教可以分為二

類：一、著重於順從的，是他力宗教，如信神、信上帝、信梵天等。二、著重於超脫的，是自力宗教，如佛教等。大概的說，宗教中越是低級的，即越是他力的；越是高級的，自力的成分越多。

讀者可以根據這樣的特性來觀察所接觸的宗教，信仰內容若是要絕對服從某些權威人、事、物和所謂的「真理」，而不容許無預設立場的討論和質疑，通通都可以歸類為他力信仰，許多教派強調對其現代教主的崇拜，隱含的問題值得留意，例如美國「大衛教派」，日本「奧姆真理教」所發生的問題就是明顯的例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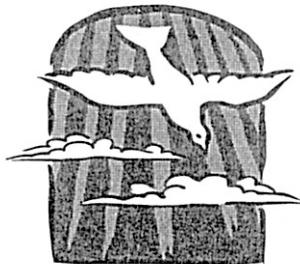
各種宗教體驗的探討

四、宗教的層次——多神・一神・梵我・唯心・正覺

導師依據佛經----諸天世界建立的層次來說明宗教的層次：「最低級的宗教，要算是（幽靈，妖怪等）多神教了。在三界中，最低的天是：四王天與忉利天。這二天，可說是鬼神王國。忉利天主----帝釋，近於道教所傳說的玉皇；天女圍繞，享受著物欲的幸福。帝釋，有著戰鬥神的特性，為多神王國的共主。」

比多神教高一級的是一神教。這在三界中，自兜率天以上，到初禪的大梵天。大梵天以下，有著政治形態的天國。到達大梵天，有一無二，名為「獨梵」。所以在宗教中，這是一神教。大梵天（包括梵眾、梵輔----天國中的臣民）是超欲界----超過屬於情欲世界的。屬於情欲世界的統治者，是他化自在天王----魔王，

與基督教的撒旦相近。一神教，比多神教的神格，高尚得多。依佛法說：貪欲心極微薄；瞋恚也沒有了。但我慢卻特別強，總以為自己最高，是一切的創造者，一切的主宰者。由此神格的特點，凡是一神教，都充滿了唯我獨尊的排他性。但一神教也有他的長處，他把多神教



中，穢惡、迷濛的毛病，一齊淨除，而著重道德與善行，敬虔與純潔，充滿了無瞋的慈愛！

從大梵天向上，經二禪，三禪，到達四禪的色究竟天，這與初禪，可總名為梵天。這類天國，是西方所不大明瞭的。他不是一神，也不是多神，是無神的。在宗教方面，可名為梵我教，因為這是自我的宗教，以恢復自我的自由，常住與妙樂之本性的。要完成這種自我解脫的目的，須修習禪定，發明「神我」的真智。這是沒有政治形態的，純為個已解脫的宗教。

此上還有四空處，這四天，是自心宗教。不但沒有政治組織，而且還是離開物質世界，純為安住於內心的靜定。這一類的宗教學者，自以為是最究竟的超脫。然依佛法來看，這還是不出無明----癡的窟宅，還在虛妄的流轉中。多神與一神是神教，在哲學中，是泛神論與唯神論。自我宗教，在哲學中是唯我論。自心宗教，在哲學中，是唯心論。

上面所列的宗教層次----四類宗教，都不離自我的妄執，都是虛妄的，不徹底的。唯神、唯我、唯心，追根究源，只是同一內容----自性見（我見）的變形

『小空經』說明修行的過程：從人間起，一



地一地，一界一界的超出，末後完全出離了三界。等到超出三界，還在人間，著衣，喫飯，教化眾生。所以認真說來，佛教是否定了神教、我教、心教；否定了各式各樣的天國，而實現為人間正覺的宗教。佛教是無神的宗教，是正覺的宗教，自力的宗教。」

由以上分析可知，時下有些口說「空」與「佛果」，但仍不離錢財、物質享受、地理、風水、咒術等所謂的「佛教團體」，皆可說是附佛外道；而「立即開悟」、「一世解脫」的法門，也只是聲光幻影等神秘經驗的修練，屬於印度教梵我思想的層次而已，與佛法的正覺之教是迥然不同的。

還有目前在西方流行的「新時代運動」（NEW AGE），已經有很多中文譯書發行，讀者很容易接觸到；若能依據我們對宗教層次的理解來分析，是很有釐清的作用的，而導師的這篇文章，是很好的參考資料。

據筆者所知，新時代運動是一種思潮的總稱，從原始部落的巫術到靈性、真理的探討都涵蓋在內。例如賽斯(Seth)、歐林是來自所謂「高次元」的靈體，運用一些現代科技名詞如宇宙能量、磁場、頻率、高次元、光，等詮釋真相，並運用積極信念導引身心。可能是來自色界、無色界的「天啟思想」。克里希那穆提(J. Krishnamurti)從其自證的體驗而暢談空性，近似於佛教的般若，對於宗教、教育及現代人的生活模式，有很多發人深省之言，頗有可借鏡之處；至於奧修(Osho)體驗近似印度教，並以其博學多聞，廣泛談及世界各宗教的理論和修行，

也吸收了許多佛教思想，並以他自己的體驗加以發揮，不過有關他「性修行」及反文明的作風，則頗有可議之處。

如果欠缺佛法緣起無我的中道正見，並且對神秘經驗有所了解，那麼對這些「現代宗教」是很不容易明辨其利弊得失的，所以須要審慎觀察，不可因為得到一些美妙的覺受，就視如至寶，反而失去了佛法的究竟正覺了。

五 宗教的類別——自然宗教・社會宗教・自我宗教

導師進一步分宗教為三類：自然宗教，大體同於多神教；以自然現象，自然界的事物為信仰對象，而認為是神，或有神主宰這些事物。如日神，月神，猴神，蛇神；花神，樹神，等等。社會宗教，如我國的祭祀祖先。祭祖，本為種族繁衍的意欲表現。一般人都希望兒女眾多，家族繁衍；祖父兒孫的相續不絕，表現為祖先的崇拜。自我宗教：人類是要求自我生命的永恆，福樂，平等，自由，智慧，慈悲的。耶教，回教，佛教，印度教中的吠檀多派等，都著重於自我的淨化、完成，都屬於此類。不但是心靈的淨化，而且還是自身的圓滿。如佛教，不但是法身的悲智莊嚴，而還是色身的相好圓滿。中國的道教，有性命雙修的；佛教是定慧雙修，而密宗更著重於天色身。精神與肉體的淨化，都同等重視。佛教是無我的宗教，但緣起如幻的我，不但不否定，而且還依此以成立生命之流。自我，不但是心的，是心色的總和。

宗教不只是心靈的慰藉而已

六 宗教之價值——強化自己・淨化自己

導師說：宗教引發人類堅強自己的力量，異常強大。例如學佛的，在佛菩薩前發願修學，無形中引發強化自己的力量。作不到的事，也順利地完成了；不容易戒除的，也完全戒除了。有人說：信仰宗教，自心得到安慰，這不過是自我陶醉而已，甚至惡意的把宗教看成鴉片。其實，宗教對於失望悲哀者，給予安慰，給予創傷的恢復，使他堅強自己，現起了前途的光明，而從險難中渡入平安。這不是鴉片，而是維持生命的必要營養；在營養不良者，特別感到需要而已！

此外，宗教於人類，有淨化自己的力量，這特別是自我宗教，著重於超脫的宗教。耶教說：人是有罪的，如覺得自己有罪而懇切悔改，在耶穌的血中，洗淨了罪惡，得到重生。從此能去惡行善，愛人如己，一直到永生。宗教的信仰，引導我們走向光明的至善境界，即是不斷的淨化自己。

關於宗教的價值，導師很感嘆地說到：「一些世事順利，生活豐樂，身體健康，而自以為滿足的，對宗教不大熱心，少能知道宗教的重要性。惟有經歷了人間的苦難，理解世間的不自在，自己的缺陷太大，才能誠信宗教，於宗教中得新生命。對於認識自己有缺陷者，對於失望悲哀者，宗教更能表現其力量。」

目前，因為交通、資訊的快速，世界已成了地球村，各宗教之間的互動已經愈來愈明顯，如果能夠肯定宗教的價值，各種正信、善良的宗教彼此互相尊重、寬容，對人類的心靈淨化和提昇，將會有很大的幫助。

心靈淨化的里程碑

七 宗教理想之實現——永生・無生・新生

導師說：生是生存，世間的一切希望、福樂，都根源於生存，沒有了生存，一切都不存在了。所以一切宗教都希望生之永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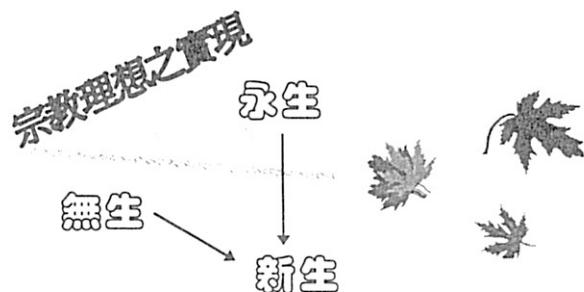
在宗教中，有一看來似乎相反，而其實可通的問題。如道教說長生，耶教說永生，而佛教卻說無生，一般人聽到無生，就有些害怕，甚至誤會佛教是違反人生，毀棄人生的。其實，泛泛地說永生，不見得就是理想的。例如希望長壽，如真的活到一百歲以外，而沒有兒女，沒有資財，多病多痛，多災多難，這樣的長壽不死，才是活受罪呢！所以，永生（長壽的延長）不一定是理想的。依佛法說：我們的生命，從來就是延續的、永久的，是不需要希求而必然如此的。可是我們永續的生命，有著本質上的缺陷障礙不自由。我們要得真自由，真平等，真福樂，必須對於自己的身心，轉化情識中心為智慧中心的，這樣才不會錯亂下去，永遠依循造業受苦的舊模式。經上說：「一切法不生，則般若生」。古代的大德們，都說要大死一番，才得大活自在。所以佛說無生，不是死了就是解脫，而是要在現實人生中，實現無限清淨的「慧命」，並非一切都寄託在死後的未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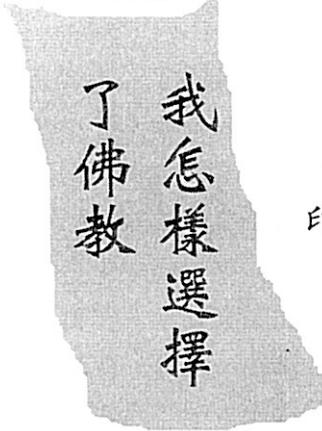
耶教也說重生，重生才能得救，這不是一般的信仰就夠了，必須深切的信仰，徹底的悔改，從禱告中引發內心的特殊經驗，覺到受著神的恩典，完成了人格的改造。從此獲得了新生，重生者才是將來天國的永生者。這種身心轉變的自覺經驗，佛教徒在受戒時，入定時，

慧證時，都可以引起，得著淨化身心的經驗。佛教的信行，就是從不斷的新生中，從淺而深的，完成最高的人生理想。現存的高尚的宗教，都是反省自己的，要實現自己身心淨化的。殘忍化為慈悲，愚癡化為智慧，懦怯化為勇猛；矛盾與動亂，化為和諧安寧。要實現此一理想，耶、回、梵、佛教，都是一樣的，不過淺深偏圓不同而已。說永生，容易誤會為現有生命的永續，或者變質為庸俗的功利的天國享樂者。說無生，又每被誤解為毀棄人生。從宗教的真實意義來說，從現實生存的不斷新生中，以進一步達到究竟圓滿，才是永生與無生的真意，也就是宗教最高理想的實現。

導師也談到：有些人，想以哲學、美術來代替宗教，但是這些並不能滿足，實現人類的最高理想。或者專從儀式信條去著眼，以為宗教的舉措，充滿迷信，浪費財物，或者說欺騙、幻想，那是最大的錯誤！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，宗教能不斷的普遍，不斷的成長，即由於宗教是人類智慧的產物，是人類理想的特殊表現。

其他各篇各位也可以參考，其中「中國宗教的興衰與儒家」探討到儒家的反宗教態度對佛教的影響，「修身之道」談到儒佛對於修身或修行觀念的對照，「我怎樣選擇了佛教」，敘述導師的學佛因緣，這些都很值得注意。





印順導師

在人生的旅程中，到處是黑暗的陰影，所謂「不如意事常十九」。然而黑暗不會永久，困難終要克服；我們生在人間，就不能不依此人身而進向於光明的領域。我們要保有健全而和諧的身心，有理智，有熱情，充滿光明的信願，不落於空虛的失望。這對於宗教的信仰，是有必要的。缺乏宗教的熱信，或非宗教者，常是自暴自棄，憂鬱失望；或陷於變態的虐待狂，自殺狂，或患著嚴重的歇斯的里症、惡化與腐化的人生，可怕極了！特別是近代，由於人心的向外追求，內心空虛，缺乏充實的生命，道德也就越來越墮落。作為醫治人心的宗教，在現代是顯得尤其重要了。

說說我自己的信教經過吧！我在民國七年，開始了宗教的追求。末了，我選擇佛教，並進一步的出了家。我怎樣的選擇了佛教呢？說來是有點不可思議的。我生長於農村，為了經濟，早就失了學。我學習中醫，「醫道通仙」四字，引發我對於仙道的仰慕。『神農本草』與『雷公泡製』，說到某藥可以延年，某藥可以長生。特別是奇經八脈的任督二脈，對於長生的重要性。仙道教的信仰激發後，讀過了『抱朴子』，『呂祖全書』，『黃庭經』，『性命圭旨』，『慧命經』，『仙術秘庫』----這一類仙經；而且旁求神奇秘術，如奇門、符咒之類。我進過同善社，也學過靈子術與催眠術。那時

候，我雖沈浸於巫術化的神道教，著重於個體的長生與神秘現象。然對於我----目光的擴大，真理的追求，還是有著良好的影響。

我對於神道教的仰信，暗中摸索了兩三年，終於為父親發覺了。當然是不贊成我這樣做的，要我出去教書。我受了師友的啟發，開始研究老、莊，同時閱覽一些近代書物，我的宗教觀開始變了。老、莊與道教的修煉，不能說沒有關係的。老、莊的哲理非常深微，然而反造作的回復自然，返歸於樸的理想，始終是不可能的。熟練人情的處世哲學，說來入情入理，而不免缺乏強毅直往的精神。獨善的隱遁生活，對社會不能給予積極的利益。雖然老、莊的思想，為我進入佛法的助緣；而道家的哲理，道教修身的方法，也獲得我部分的同情，然我不再作道教的信徒，從仙道的美夢中甦醒過來。

道教的信念動搖了，我雖不曾棄絕他，而又彷徨地追求，回復到讀過的儒書。這與道家的充滿隱遁色彩，個人主義的宗教，大大相反。儒家有一番身心的修養功夫，更有一番政治的大理想。平常，切實，重人事，尊理性，確為我國文化的主流。然而我儘管同情他，讚美他，卻不能充實我空虛與彷徨的內心。別人覺得我更實際，而我卻自覺得更空虛了！到現在想來，這不外別的，儒家雖不是沒有宗教的因素，而並不重視宗教。平常的，現實的，就此一生而止於立德立功立言的，這對於一般人，不能織成一幅莊嚴燦爛的光明圖案，缺乏鼓舞攝引力，不易使一般人心安理得（得失不變，苦樂不變，死生不變），而邁向光明的前途。這樣的出入老、莊、孔、孟，有四五年之久。

在空虛彷徨中，經朋友介紹，接觸到基督

教，並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。這是富有社會性的宗教。從基督教中，我體會得敬虔而純潔的信心，對於宗教的真正意義。有信有愛有愛的基督教，有著儒、道所不曾有的東西。我研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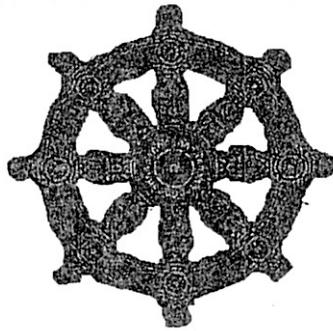
『新舊約』，閱覽『真光』、『靈光』、『基督徒』等雜誌；我實行禱告，參加過奮興會，然而我終於不能成一基督徒。外緣是：那時掀起反基督教運動，雖無關於基督教義自身，而基督教會憑藉國際背景，不免有文化侵略的罪嫌。主因是，某種思想的難以接受。如信者永生，不信者永火。不以人類的行為（內心與外行）為尺度，而但以信我不信我為標準。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」，有強烈的獨佔的排他性；除屬於己方以外，一切都要毀滅。階級愛的底裏，顯露出殘酷的仇恨。又如靈是神那裡來的，從神而來的靈，經肉的結合而成人。照基督教義（重生才能得救）看來，走向地獄是大多數。全知全能的神，歡喜被稱為自己兒女的人類如此，這可說是莫測高深，也可說豈有此理！我不能信賴神是慈悲的，所以也不信耶穌可以為我贖罪。

不到兩年，從基督教而來的短暫光明，迅速消失。空虛而茫無著落的內心，又如狂濤中的小舟一樣，情緒低落，時時煩躁不安。悶得慌，以亂讀書為消遣。偶讀到馮夢禎的『莊子序』說：「然則莊文郭注，其佛法之先驅耶！」我心裏一動，開始向佛法去探討。可是佛法難聞，經典難得。我出入寺院，東尋西找，總算讀到了『龍舒淨土文』，『金剛經石注』，『人天眼目』，『傳燈錄』，『法華經』，『華嚴經疏鈔纂要』殘本，『中論』。初學而讀這樣深的教典，當然是不懂的。可是，因為不懂，使我嚮往；不知什麼力量，鼓舞我耐心的讀著。

我活像小孩，見大人的作為，一切不懂而一切都感興趣。又像處身於非常富裕的環境，看不了，聽不了，吃喝不了。我在半懂不懂之間，感覺佛法的無邊深廣。

後來讀到太虛大師的『居家士女學佛程序』，才從淺處學起，讀了一些門徑書，又讀了一分屬於三論、唯識的大乘經論。雖還不大明了，而佛法成為我的光明理念，信心不斷增長。我相信：三世因果觀，最為入情入理。由此而離惡向善，由此而轉凡成聖。即使不會解脫，或者墮落，而終於要向上升進，終於要究竟解脫的。這不但有著究竟絕對的歸宿，而在過程中，也是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鼓舞我們，安慰我們，引導我們；使我們通過這永不失望的旅程。我覺得：佛法是以行為善惡為凡聖的尺度，而不光憑信願。佛法重個已的解脫，而更重利益眾生。佛法重於徹底的覺悟，惟有真的覺悟，才有真的自由。

佛法是信願、智慧、慈悲的總和。佛法的身心修持，有儒道的長處，更超過多多。耶教誠信的悔改，佛法中也有。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長處；有究竟，又有方便，最能適應一切根機，循循善誘。



我選擇了佛教，為我苦難中的安慰，黑暗時的明燈。可惜我的根性太鈍，讚仰菩薩常道，不會能急於求證。然而從此以來，我過著平淡安定的生活，不知別的，只是照著我所選擇的，坦然直進。民國十七年，母親去世了。十八年，父親又去世。該是我出家的因緣熟了！於家庭再沒有什麼顧戀，十九年夏天，發心出離了家。讓我的身心，融化於三寶之中，為這樣最高的宗教而努力。



從舍利子失竊談到



今年(一九九七)年初，香港荃灣芙蓉山發生了一宗罕見的失竊案：有人潛入太虛大師舍利塔塔院，破壞舍利子，盜取了塔內供奉的太虛大師舍利子。

由於舍利子在佛教代表了修行者不壞的精神，所以這則失竊案引發香港佛教界甚深的反省——是大家對舍利子的守護不夠？還是對太虛大師的貢獻遺忘了？

甚麼是「舍利子」？「舍利」是古印度語，意即「遺骸」。「舍利子」即指經過火化後所剩餘下來堅固的粒子，代表死者生前戒定慧方面很有修為。舍利子往往成為後人保存供養的寶藏，作為對死者偉大精神及甚深修持的敬仰。

太虛大師「人生佛教」的貢獻

韋琪

太虛大師是清末光緒年間人，年少出家，從十九歲起接觸當時的維新思想之後，即不遺餘力地推行「人生佛教」——以配合現代人生的方法，融匯、實踐傳統佛法精神，利益眾生。在當時受到傳統佛教界各方的誤解與非議。但在他五十八歲去世的時候(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)，遺體經火化後，遺下三百多顆不同顏色的舍利子，而且還出現了舍利子綴滿舍利子的神異現象。這種不可思議的現象，在當時粉碎了許多不利於太虛大師的誤解與非議，並引起大家對「人生佛教」理念的重估與重視，太虛大師因而與印光、虛雲、弘一三位大師並稱民初四大師。

也由於這次舍利子的被竊，大家才注意到這座一代大師的舍利塔院竟然年久失修，圍牆破爛了也沒有修補，蛛網塵封也沒有清理。一位對中國佛教有重大貢獻的大師的精神塔院，竟然被如此忽視，是不是表示我們佛教徒的感恩心不足夠呢？於是香港二十一個佛教團體不但籌款重建舍利塔圍牆，而且趁著今年是太虛大師逝世五十週年，舉辦了一連串的紀念活動。

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太虛大師「人生佛教」的重要建樹。

(一)創辦佛學院，培育弘法人才：太虛大師把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引入傳統中國佛教。他創辦了武昌佛學院、閩南佛學院、漢藏佛學院、

還有分支出的棲霞山佛學院，編訂一定水準的佛學課程，招收各地寺宇的僧眾入學訓練，學僧學成之後，各自返回所屬寺院，繼續弘法。他這種只求培養人才弘法，不求招攬弟子為己所用的胸襟，造就了不少對教理、教制有承先啟後領導作用的人才。

這些人才包括了目前在台灣，今年已九十多歲的印順導師，在馬來西亞被譽為馬來西亞中國佛教之父的竺摩法師，還有以故的慈航法師（留有肉身不壞的全身舍利）、法尊法師、東初老人等。又現今成就顯著、為人所熟悉的佛光山創辦人星雲大師曾經是棲霞山佛學院的學僧；慈濟功德會創辦人證嚴法師是印順導師的弟子；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是東初老人的弟子。他們對中國佛教的教理、教制、教產各方面所產生承先啟後的領導作用，均是有目共睹的。

（二）走出山林隱居，巡迴人間佈教：所謂「小隱隱於山，大隱隱於市」，指隱居山林靜修，比不上在鬧市中修行。因為前者是個人的靜修，沒有太多外境的引誘；後者則是在人間弘法行菩薩道，若仍能對境不染，並進而度化他人，才是更高的境界。太虛大師鑑於當時僧伽多隱居山林，對世間疾苦不聞不問，也不主動負擔弘法的教育工作，所以鼓勵僧伽從隱居的山林中走出，把佛教的入世精神傳揚開來。

太虛大師以身作則，到大專院校向知識份子佈教，也在上海廣播電台弘法。由於太虛大師的號召與努力，更新了佛教形象，使得當時許多知識份子不再誤解佛教為迷信，並願意深入探討佛法，例如胡適博士就是其一。



太虛大師是第一位在大學授課的中國出家人，也是第一位利用電臺弘法的佛教徒。他這種運用現代化渠道弘揚正信佛法的行為，除了因為有高瞻遠矚的胸襟和確立知見的定力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有廣度眾生的大悲弘願。這種大悲弘願也就是大乘佛教所強調的「菩薩行」。大師在四十九歲那年曾經自題詩一首：「身世今盈四十九，勞勞役役何為生？願得無上正遍覺，願度無邊諸有情。我今修學菩薩行，我今應正菩薩名；願人稱我以菩薩，不是比丘佛未成。」最後一句「不是比丘佛未成」明顯地道出他沒有求自我清淨解脫的小乘作風，決心走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」的大乘菩薩道。

既然走上廣度眾生的菩薩道，當然是應眾生的需要而弘法，也就確立了「人生佛教」的理念。「人生佛教」不是要眾生以「人乘」為最高目標，而是告訴眾生，應以「人乘」作為學佛的基礎起點。太虛大師有一首偈語云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」，正是「人生佛教」的中心思想所在。

在此順帶向各位讀者報導，香港佛教視聽中心的名作家黃耀光先生已把「仰止唯佛陀」四句偈譜成歌曲。該中心希望歌曲出版之後，可以引起社會大眾及佛教徒的注意，多深入了解「人生佛教」的真正內涵。

歌曲及音樂均有宣傳及潛移默化的作用，符合了大師「巡迴人間佈教」的倡導。如今佛教界在許多公眾集會上演唱的三寶歌：「人天長夜，宇宙黑闔闔，誰啓以光明？」便是太虛大師作的詞，弘一大師譜的曲。

（三）鼓勵向歐美宣揚佛法，使佛法世界化

--佛教源於印度，自然成為亞洲的宗教信仰。然而佛法的內容卻是利益一切有情的，大師因此到歐美各地宣揚佛法，一方面希望把佛法世界化，使佛教的慈悲與智慧普遍利益天下眾生；另一方面讓歐美知識份子認識、接受佛教，以匡正當時中國一味崇洋的風氣。

大師四十歲那年（一九二八年）遊化歐美，經英、法、德、美等國，宣揚佛法，與當代哲學家羅素、杜威等交談，並成為惺惺相惜的知交，為中國佛教在歐美播下種子；也奠下了一席之位的基礎。一位在巴黎聽大師演講後皈依佛教的法國女士蕾士曼，在大師圓寂後，曾感慨地說：「太虛大師有一個偉大的腦袋，裝滿了一些世界佛教的思想，而且還能發揮他的威力，震驚全球。他去了，現在還有誰人能繼起呢？」（見竺摩法師於一九五七年發表的「世界遺忘不了的佛教巨人」一文）由此可見大師在佛教世界化的貢獻。

我的恩師敏智上人，也是太虛大師的學生，在太虛大師逝世十周年時，曾寫下讚偈云：「一代大師出世雄，人間天上仰高風；胸懷壯志吞河嶽，氣稟非凡貫日虹。教布歐西騰化雨，法施華夏解昆蟲；泰山崩折鬼神泣，一片哀思遍國中。」其中「教布歐西騰化雨」即點出了大師在歐美佛教史的地位。

今天我們在美國生活的佛教徒，有沒有想到前人奠基的努力與苦心呢？每念及此，我們不但要感恩太虛大師，同時應更自勉自勵，步前人的足跡，使佛教繼續在歐美發揚光大。

（四）附小於大，八宗平等：佛法修學的趨向，有所謂大乘小乘；一門深入的修行上，有所謂八宗法門。太虛大師提倡小乘可以附屬於

大乘，至於大乘八宗所求佛果一致，並無優劣高下之分。大師獨具見解，企圖消弭大小乘對立的成見及傳統八宗的門戶分別。太虛大師的判教，突出了佛法的圓融通攝及分析出修學過程中從小趨大的嚴密次第。

簡單來說，在釋迦牟尼佛入滅之後，佛法的教化分為南北兩大傳：南傳至緬甸、泰國、越南一代的行小乘法，以修習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四聖諦為基礎，以求對治煩惱，出離三界；北傳至中國、西藏、日本一帶的行大乘法，以發菩提心，行六度萬行，以求廣度眾生，同成佛道。由於修學趨向不同，文化背景各異，經常出現大乘行者譏笑小乘行者不夠徹底，小乘行者譏笑大乘行者基礎不固的對峙見解。

八宗指大乘法的八種不同法門：天臺、華嚴、三論、法相唯識、禪、淨、律、密。由於各宗均有一門深入的方法與理論，故歷來有尊此貶彼、尊顯抑密等劣勝分別。

太虛大師二十六歲那年，在上海普陀山閉關三年專心參禪禮佛，對大乘八宗都加以專心研究，出關後論著豐富。他認為小乘可附屬於大乘，彼此是一種次第程序，不應互相排斥，卻應「附小於大」的進趨；棄小則缺乏基礎，棄大則欠缺圓滿。至於大乘八宗，根本原理及追求極果都是一致的，只是說明的角度不同罷了，所以根本沒有此優彼劣的分別。雖然大師所學宗於法相唯識，但他興辦的佛學院卻是八宗並弘，提倡八宗平等，契機契理施教修習的。大師又打破一般顯密成見，派遣學生組成「康藏留學團」，到康藏去學習藏密佛教。

大師五十一歲和五十二年間（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），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赴緬甸、印

度、錫蘭、暹羅等處，會晤了印度聖雄甘地及印度強人尼赫魯。一則朝拜佛教聖地，二則訪問各地佛教領袖、國家首長，藉以聯絡感情，宣揚世界佛教的思想。深入觀察南傳佛教的發展之後，太虛大師做了非常精闢的議論：「中國人行的是大乘法，行的是小乘道；南傳國家學的是小乘法，行的是大乘道。」一語道破當時部份中國大乘行者的自閉症。因為那時在南傳國家的佛教徒，已經有佛教醫院等利益社會大眾的慈善事業，至於中國佛教界，仍偏重於隱居山林式的修行生活。

太虛大師提醒了中國大乘行者，不要忽略佛法基本平實的生活實踐。

雖然太虛大師心量寬廣，學識淵博，見解獨到，但在那個時代並未受到一致的諒解與認同。一九三〇年六月廿五日，大師在上海覺園接見康藏留學團團員恆演，並審核恆演所編的「略述西藏之佛教」一書。大師讀後，認為宗喀巴的三大道次，教團基於律儀、密宗納於教理、軌於律儀等意見，都與他的見解不謀而合，他為該書作序云：「宗師以行果證，與宗繼有人故，久成勝業。吾乃徒脫空言，不唯為世所嘲侮，而從予起信入門之弟子，亦有違越而不聽受者，則又不禁悲慚寒心，而俯仰無以自安也。」

在這番感慨中，太虛大師指出他的見解雖然與宗喀巴相同，但由於宗喀巴後繼有人，所以能維持西藏佛法的殊勝局面，但他自己卻後繼無人，恐怕雖有獨特見解，也很難推廣開去，更難挽救佛教頽局的大勢。

到了今天，太虛大師的判教見解，越來越禁得起時代的考驗和認同。讀大師感言，吾人更應自勉自勵，開豁一己胸襟，容納各宗各派

行者，切莫謗法，更不可有門戶之見。我們可以有自己一門深入的法門，但不要看輕其他法門的修行人，所謂「若要佛法興，除非僧讚僧。」只有「僧讚僧」，才可以談得上「後繼有人，久成勝業。」佛法的興隆，有待於等視大小，八宗並弘。

(五) 證悟定慧，不談神通：太虛大師重視「人成即佛成」的人生佛教，那完全是一種智慧的契機法門。很多人忽視了辦事能幹的太虛大師在定慧方面的證悟，以為大師只留滯在空言的理論上，忽略了修行本證。其實大師多次在定中開悟，卻不言神通；只談利益眾生，從不炫耀自己的修證，這正是大師悲智雙運菩薩行的展現。

大師在普陀山閉關時，看六百卷大般若經開悟，得入文字般若：一日晚間，大師坐養息香，聽得前寺撞鐘開大禁，不知不覺中坐至翌日清晨前寺上早殿撞大鐘時，方才出定，定中感覺僅僅過了極短的時間，還以為前寺仍在開大禁，鐘還沒撞好呢！看看壁上掛鐘，才知道已是清晨四時了。大師於是順口說出幾句詩句，以述定中境界：「剎那無盡即千年，應笑長生久似仙，世相本空離壽夭，人心計妄計方圓，聖堯盜寇名希擇，白骨紅顏色並鮮，萬物雖然齊粉碎，一椎今亦不須憐。」大師能夠學貫中西，著述七百萬言（六十多部），皆因得力於定中証悟出來的智慧，絕非一般的意識妄想（定中故事見煮雲法師著『普陀山傳奇異聞錄』）。

雖然大師已有定慧境界，但並不炫耀而且反對倡言宿命，神奇惑眾的行徑。一九二九年，大師講學歐美，四月廿九日返抵上海。三十日應其學生大愚法師之請，到印心精舍開示，當時大愚法師在上海弘法，謂普賢現身授以心中

心咒，言神通宿命，轟動全國。大師痛擊大愚法師這錯誤行徑，在「海潮音」上刊登「太虛啓事」云：「大愚多預言世事，談人宿命，以神通相駭異，遂履書戒之。」大師在致「王森甫、陳沖階」書中說：「大愚倡言宿命，事無可稽，徒益人疑謗，皆不應傳述。大抵迷信，徒增鬼神之燄，反蔽佛光。」（編按：大愚法師後因廣大信眾重神通而不重道，乃易裝歸隱四川，一日，留詩一首置於硯間，不辭而別，杳然不知所終。見『王驥陸居士全集』）。

大師不談神通，乃是符合佛陀所教，因為佛陀說明世間萬事萬法，不離因果，所謂「神通不敵業力」。從根本上離苦因，才可以離苦果，神通不過是過眼雲煙，又怎可以讓人徹底離苦得樂呢？大師不談神通，反對迷信，實是挽救中國佛教墮入鬼神迷信之途，也是喚醒佛教界重新認識佛教緣起性空的第一勝義，從而踏實的建立契合時機的佛學，以大智大悲展開利樂有情的人生佛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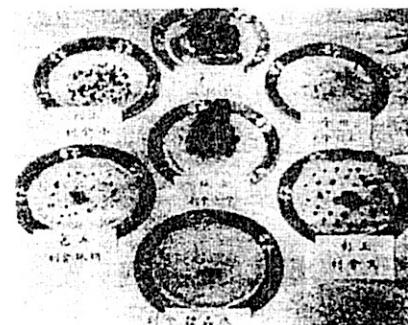
結束本文之前，我願引述恩師敏智上人在太虛大師上生二十週年時所寫的唱頌，作為對太虛大師的懷念、感恩與自勉，偈云：

「維我大師，不世聖雄，
悲心救世，應化蒼穹；護國
衛教，心重願宏，世出世間，
宗通學通；文字三昧，辯才
圓融，隨機說法，抉擇八宗；
重洋教化，蠻夷星拱，足蹤
所至，皈信景從；佛教東傳，

三藏聖典，歐美信佛，大師
之功；文字三昧，著作等身，
玄奘而后，唯我虛公；方今
人類，劫難重重，衆苦煎迫，
實堪悲痛；唯願大師，承願
再來，淨化人間，世界大同。」

謹以本文紀念太虛大師逝世五十週年，同時緬懷太虛大師的學生--我的恩師敏智上人的教誨，並以「淨化人間，世界大同」為祝禱，與各位讀者共勉：發菩提心，共成佛道。

空常真常無



△太虛大師荼毘後檢出的各色舍利



△武昌舍利塔

佛法與生活對話錄



隨緣自在



辜隱



生：我覺得工作壓力很大，雖然嘗試了放鬆和抒解壓力的方法，但效果似乎很短暫，請問佛法如何處理這類的問題？

師：你從事什麼樣的工作？

生：我是電腦工程師，每天上班總有做不完的事，還得經常趕進度。

師：有壓力時，你有沒有觀察身心的反應？是什麼感覺？

生：我覺得呼吸困難、心跳加速，有時胃痛，心情焦躁，總覺得這樣的生活很無奈，為了收入不能不做，人生真沒意義。

師：你怎樣放鬆自己、抒解壓力？

生：有時找人聊天，有時做做運動或者從事休閒活動，也做過鬆弛訓練，但是效果不甚理想。

師：其實，觀念和心態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，如果觀念和心態是緊的，就很難體驗鬆的感覺，愈想放鬆便愈沒有辦法放鬆。在佛法中，如果能夠放下執取的觀念，讓身心隨順因緣，自然流動，身體也會鬆下來。

生：我應該怎麼做？

師：「我應該做某件事」的思考模式，基本上就帶有執取的心態，如果體驗到第一義諦的畢竟空，沒有「我」、也沒有「做」的實體，只有當下的因緣，身心一切如幻如化，惟有假名「我在做某件事」，這樣就是佛法所說的放下，身心自然就放鬆下來、自在安詳了。

生：這很不容易。

師：你學過因緣觀和怎樣觀因緣嗎？

生：學過，是不是分析每一件事物都是各種因緣和合而成的？可是這樣做之後，我並沒有放下和自在的感覺。

師：僅僅思惟、觀察、分析，是不夠的。在平時就要保持正念正知，內心平靜，對當下身心情境了了分明，才容易相應，領悟現前的緣生緣滅，進入真實的現觀，不再是「想蘊」的作用而已。

生：這樣就不會再感到壓力了嗎？

師：也許不是立刻，但只要觀念和心態都能隨順因緣，就會覺得輕鬆多了。在工作中，只是專注於眼前的工作，沒有情緒和雜念的干擾，就不會消耗精神和體力了，反正急也沒有用，如果真的來不及，就要變通，採取應變的措施；隨順因緣不是消極，而是靈活不僵化的活在當下的因緣。

生：工作負擔的確太重的時候，應該怎麼辦？

師：必要時要考慮換工作，因為長期的超載工作，是違逆身心的因緣的，會產生不良的後果。佛法說：「諸行無常」，緊緊地抓住一個工作不放，是帶有執取的，要好好省思生命的意義何在，因循舊有的模式是永遠不會得到喜悅和自在的。

生：在工作中如何觀照？

師：最自然的方式是將平時正念正知的功夫擴展到工作時段。雖然在工作時，很少有時間作觀照，但可以在工作的空檔，例如上洗手間、打完電話、送文件或電腦開機時，靜靜地觀照自己的呼吸，活在當下的靜與動之中，讓身心重新充電，這是個很值得嘗試的方法。

生：怎樣放鬆比較容易？

師：你可以先檢視自己的身體狀態的鬆緊程度，肩膀如果不自覺的上提，就讓它自然下垂，臉部緊繃，就讓嘴部微張，體驗臉部不用力的感覺，逐漸讓身體放鬆、柔軟下來，這是比較簡單的方法，可以先做做看，再來調整。



話錄
佛法與生活對

瑣語代信通聲氣(八)



仁俊法師

一

智慧有了真出路的，怎也不跟人爭風頭，明明直直沒機謀；福德有了大捨心的，怎也不爲己造體面，澹澹默默持佛法。

二

光明的開始--有形無形都不肯爲自我營圖什麼，一切不離佛法，持著心--不失念。修學的整個宗趣：徹頭徹尾光光明明。念頭持得牢紮、驗得真實、做得淨恆，才會光明得徹頭徹尾。我們必須爭的，祇有這；忘了我，才爭到這，才見到佛法！

三

念頭察警得嚴防「我」與「法」，明真真、淨廓廓地注念佛法，將佛法念得與我法脫離關聯、纏糾，學佛的質品與行法的氣膽，提策、鎮毅得挺頂、決絕，才真的徹底放下，通體荷擔，驗的不肯讓菩薩，爲的不許(敢)賺衆生。

四

對佛法理致的根源與支流，從正聞、學習、體解、察究、析別得徹貫細透，詮演得精嚴暢妙，闡謬破難伏世智。抱著學空不(速)證(於日常生活中印証，施)捨有不(私)

佔，對佛法將整個身心投入得泯絕情(困)見(著)，始能的確確表達得不共世間，導轉世間學佛法。

五

心持得牢紮不滑，澹穩得正正常常地活得透--不玩光影，做得決--不蹈世路(人欲物欲)，眼前看的看得穿，穿得不隔、不捨眾生；腳下走的走得通，通得直學、真見諸佛(菩薩)；對諸佛菩薩因地與果地中的一切，視爲、化作自心的景仰、渴求與步趨，該放下的--一了百了，該提上的--一提永提，提得不讓放的再竄上來，心地中証印與存持的，則永不動滑；佛法上根深柢固，世法中腰挺臂蠶的器量，都憑這麼不動滑練就的。

六

什麼人最有威德？熄滅了自我氣燄，柔忍、和敬得盡脫了梟雄氣魄，與人相處得融融怡怡。什麼人最有器量？徹達了虛空境義，平豁、遍弭了種色界際，與佛相通得親親真真。

七

真受用的開始--佛法直從念頭起用，牢記著：念頭有了佛法受用，受用的法喜充

滿，法味濃酣，法力正固，法光淨熾，身心從法化中降伏了情化的困累，說的才會起真效應，做的才會起大效用、作用，成爲決定性的、永恆(究竟)性的有用者。請牢記著：佛法直從念頭起用，方能做成永恆性的有用者。

八

忘卻了體面，一般意氣便淡息了；用得上佛法，非常心量就恢廓了。

九

願(與)智振脫了昧略與怯劣，志性沉毅而果健得不縮，一切時鎮穩得從容坦泰，一切處艱勵得致身猛迅，佛法中操持的宗趣--無得，世法中發揮的德性--無盡；無得無限與無盡無倦配應得徹貫無間，願與智才會振脫昧略與怯劣，徹底體現佛法，具體奉獻衆生。

十

無形中不忘無我觀照，體悟無我印無爲(「無作」)，內伏罣礙趣解脫；有形中牢記爲人因緣，激發爲人練有爲，外當艱危發菩提。

十一

最有光力的生活--勘得念頭不離智慧，淨落落地透脫

陰私盤迴、頓滯，一味正直上進。最有膽概的生命--練得(救度)眼前(苦難)不匱慈悲，健昂昂地呵絕怯劣瞻顧、謾縮，一氣壯毅承頂。最有誓願的生死--決得未來(無盡際)不畏(有義)惱刺，平鎮鎮地消遣泛常賤漏、頽喪、一切果敢奉獻。

十二

願門中紮了根的--佛法上深念眾生苦，入苦救苦；行門中發得力的--世法中擺脫個己樂，厭樂怖樂。

十三

法門中知與行的特義：當下解「理」不昧、不隔，法智照晰得了無絕對實(體質)性，心眼豁透得了了淨淨；當前觸「事」(人我塵境)不住、不捨，願悲策肯得恆致和(合相)續假我，身手奮迅得振振銳銳。菩薩乘體會、持練的學與修、與如此的知與行，總是配應得精誠、切實、明決得一念不懈，一切能印；印得無常無貪(無盡)，無我無畏(無退)，寂靜無生(「生不足喜，死不足憂」)，就這樣，無始無終、不盡不住地於生死海中作沒量人，學無上法。臻此境地的必持理則：智觀的淨通透、直了了，願行的熱旺旺、壯充充。

十四

學佛法，智慧把時間用得發力發光，義味濃醇意興暢，解除情見困盤，透脫世間因循。行佛法，慈悲把(內外)空間展得淬願淬德，膽概壯充氣宇昂，趕赴難苦奔波，振策出世積極。

十五

觸處會得佛陀宗旨--三法印，從無我觀中透脫無常斷滅，不著常我空罣礙，因緣活脫因果淨。觸時擴得菩薩本願--三善根，從無痴行中激提無量施設，不撥假名有披(肝)瀝(膽)，生死策提生命健。

十六

智慧成為時間導響，時間化為智慧動力，觀與行廓清了我我所愛，觸受得不染塵穢，即塵穢而勝解緣幻，蕭然默寂；展施的不捨(苦惱)眾生，即苦惱昂然壯挺。智慧把時間用得這麼起用，時間把智慧發得這麼發力，學佛做人與做人學佛，徹振、徹貫到如此田地，才稱得上夠心肝、夠膽識、夠興神，安(法)身立(慧)命不顛倒，揚眉吐氣永積極。

十七

絕情地對自我下了殺手鉗的人，才畢竟盪絕掉殺生之念。願德與智威不離念頭的人，都勘驗、頓猛得如此絕情；我們也這麼當下絕情吧！

十八

對正法重視、敬待、深會得忘卻業命纏盤、慮顧，就沒什麼可戀怖、可掩藏的了；就這樣透得了空，看得破有，學佛學得畢畢真真，做人做得充充足足。

十九

慚愧心提足了，發決了、振徹了，內存外持的一切都透過善心而合理的擇抉，肯認、認定必須如此--非此不可，念頭存現著非此不可的意向；此種意向與佛法配應得緊切、深刻，細致而逼實，「崇重賢善，輕拒(自我)暴惡」的志意，則成為永恆向上、向善、向合理的準則與定軌。最極完善--無漏的道德，全憑如此的準則與定軌奠固根基。

二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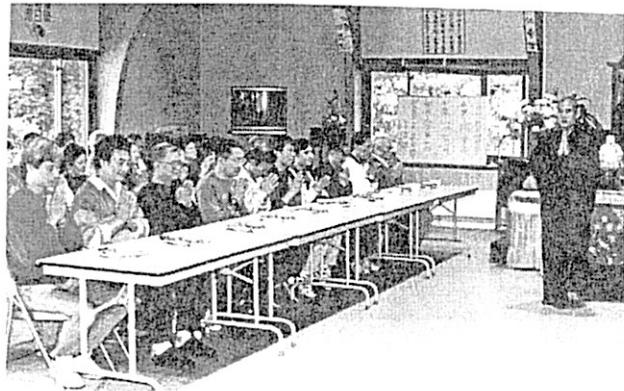
自覺從何處開始？時間融化了自我，內在安樂無熱惱。覺他從何處開始？空間容得了他人，外在和洽無鬥諍(爭)。



1997年11月

佛法度假剪影

1997年佛法度假剪影



本會1997年為期十天的佛法度假已於10月12日圓滿結束。此次活動參加學員達百餘人，師資陣容堅強，課程內容頗具程度，深受一般學員歡迎。本會第一次舉辦活動，設想不週，缺失之處，在所難免，盼已參加者來函賜教，以作為明年再辦類似活動的參考與改進。

基金會敬啟

1997年11月

正覺之音

1997 年佛法度假剪影

上期勘誤

標題	頁碼	行數	錯誤	更正
高擎慧炬，洞照自他	4a	33	得無匱	無得無匱
同上	6a	5	操持，增長	操持、增長
同上	6a	13	淬煉鍛、陶鑄一番！	淬煉、陶鑄一番，
同上	6b	4	洞照身心意念中，嚴重的迷困	洞照身心，意念中嚴重的迷困
世尊對頭陀行的看法	8a	19	脫鉢	托鉢

正覺之音捐款徵信(八月廿日至十月廿五日止)

發行處黃河欽

姓名	金額(US)	姓名	金額(US)
Chenli Chang	50	Michelle Teng	108
Yuching Chang	100	陳黃玉桂	20
Jui Chang Chuan g	60	佛教會	20
Vincent Haohung Kuo	20	朱張厚瑛	20

佛學獎助學金

「印順導師基金會」姊妹會「眾姓文教慈善行願基金會」(Rocky Foundation)為鼓勵美加地區四眾弟子對佛法作深入之研究，常年提供下列二種獎助學金或補助金，歡迎申請，請洽本刊發行處黃河欽居士索取簡章及申請表格。

1. 僧侶教育補助金
2. 佛學社團補助金(申請對象：各佛學社團)

正覺之音
Enlightenment
28 Ashbrook Drive
Edison, NJ 08820
U.S.A.

NONPROFIT ORG.
U.S. POSTAGE
PAID
RAHWAY, NJ
PERMIT NO. 262